

# 双城周刊

□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

桃红、李白、樱粉、菜花黄……梅花枝头鸟闹春，玉兰馥郁满人间。3月3日，太阳初升，虎峰山在一片“花花世界”中醒来：

上午9点，李军政送完女儿，回到“山居”，望了一眼墙上的新作，若有所思。

11点，杨贤起床，“昨夜万籁俱寂，倾听心跳回响，风铃悄然隐退……”他又思泉涌，开始以画寄情。

12点半，赵晓东还没开始做午饭，因为他正在创作一幅“最干净的画”（以大凉山孩子读书为题材），准备拿去参加第十四届全国美展……

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，汇聚虎峰山，有个共同的标签——“虎漂”。

目前，在虎峰山上，“虎漂”艺术家已建成60多个工作室，其中川渝籍艺术家开的工作室近50个（重庆籍约占三分之二、四川籍约占三分之一）。这些工作室主要从事艺术创作、策展、交易，以及办民宿、开画廊等，涉及绘画、雕塑、陶艺等多个门类，已形成一个艺术群落和生态链。

艺术，自带“粉丝”和“流量”，具有文化与经济“双属性”。从韩国的南怡岛、美国的卡梅尔，到北京的798、上海的M50，再到成都的蓝顶、重庆的黄桷坪……近些年来，艺术被广泛植入城乡建设中，有成功，也有失败。

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》明确提出，合理布局一批特色鲜明、主业突出、集聚度高、带动性强的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。

那么，我们如何用好“艺术之力”，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？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。



▲2月27日，沙坪坝区曾家镇虎峰山，李军政专心创作。



▲2月27日，杨贤在创作中，他的工作室也成为朋友们聚会的好去处。

## 虎峰山上有个“圈”

走进杨加勇工作室，站在巨幅画作《混沌》前，深邃的意境，不由使人深陷其中。当得知其已被新加坡一艺术机构以360万价格收藏，更让人情不自禁地驻足品味。

39岁的杨加勇是第一代“虎漂”人，他2007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，开始租住在虎峰山下的莲花湖畔，靠卖画为生。

“刚毕业那会儿，没有名气，卖画赚不到多少钱，虎峰山上闲置农房的租金便宜，四五千元就可租一年。”杨加勇毫不避讳地说，他的原生家庭条件不好，读大一时还捡过垃圾，补贴生活费。

如今，经多年笔耕不辍，他已成为中国艺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多件作品在各类艺术展上获大奖，并在全国范围内设有10个工作室。

除了外出办展，他多数时间仍待在虎峰山，每年100多件作品，一大半都在这里完成。独爱虎峰山，除了这里是他梦想起航的地方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——这里是他的“朋友圈”“艺术圈”的聚集地。

在这里，他可以和自己的川美老师及同学互相提携、交流、合作，碰撞出更多创作灵感，了解前沿的学术动态。

“90后”李军政来自四川达州，同样毕业于川美。2020年4月，在朋友“怂恿”下，他到虎峰山写生，收获意外惊喜——一套农村土屋，在梨花掩映下，古朴静谧，美得入画。

他当即签下这套土屋的10年租赁合同，举家搬上山，并成立居山工作室。这几年创作的《关于线的记忆性的悖论4》《氩氩》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，多件作品被艺术机构和私人收藏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把土屋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画廊，展示他本人及朋友、学生的作品，接待一些艺术游的团队，有人看上他们的作品，也可现场买走。

“很多艺术类毕业生都需要一个落脚点，要融入一个圈子，虎峰山就形成了这样的圈子，并逐渐成了大家的‘安乐窝’。”李军政说。

“卖画为生，其实并不容易。”杨贤称。他是四川遂宁人，2017年毕业于川美，一个人在山上租了一套“石头”房——由条石砌成，成为一名“虎漂”。

跟大多艺术类学生一样，他刚毕业时，心气很高，觉得“我是艺术家”，但经历过后才深切感受到，生活中除了艺术创作，还有柴米油盐。

“在山上有多位‘虎漂’师兄，最难熬的日子，我们就抱团取暖，相互串门，彼此鼓

励，吃‘百家饭’……这让我坚守艺术理想的心更加‘温暖’。”他说。

据介绍，目前，虎峰山上已建成60多个艺术工作室，其中川渝籍艺术家开设的工作室近50个，主要从事绘画、雕塑、陶艺、民宿等。这些工作室，有的偏原生态，就地取材、旧物改造，让在地文化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和传承；有的偏年轻时尚，把艺术植入空间，发展起研学游，办起文化体验课；有的“大隐于山”，潜心创作，让精品力作不断涌现；有的则通过线上线下方式，从事艺术品交易……

## 多元共生“圈”长成

艺术家“抱团”聚集，其实并非新鲜事。

“迷人，反正就是迷人。”上世纪80年代，画家张夏平在北京一个破旧的小出租屋里说的这句话，被吴文光放在纪录片《流浪北京》中，感动了无数人，引发出“北漂”这一现象级话题。

“它真实地反映了自由艺术家的生存状态，怀揣着梦想，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，画卖不出，房租就交不上。这一现象如今依然存在。”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魏东表示。

为此，在政府及一些民间力量的推动下，以“画家村”为代表的艺术群落出现，其共同特点是低成本、高聚集，如北京的798、上海的M50、成都的蓝顶、重庆的黄桷坪等。

虎峰山艺术群落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。“这里不是民宿”，在赵晓东工作室门口，挂着的这块牌子格外醒目。

“我来这里，是搞创作的，挂牌子是怕游客敲门。”赵晓东说，2019年，他卖掉成都一个工作室，来到虎峰山，租下一户农民的房子，打造成了现在的工作室。

对于他来说，这里离城区较近，交通方便，转弯弯就是闹市，转回来就是静谧山林——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他“很舒服”。

“平时，我除了到川美上课，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山上。”赵晓东称，除了《天梯》（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）、《公元2020——众志成城》（被收录进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）等代表作，他在这里还完成了20多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，这里堪称是他的“创作原乡”。

“这些画的尺幅都比较大，有的甚至达到6米长，一般的房子铺画布都困难，更别说光线问题，只有这里的工作室有条件。”他对三面都是玻璃的工作室很满意。

除了赵晓东，四川美术学院陶瓷艺术教授、四川遂宁市玻陶艺术研究院院长唐英，也将家和工作室搬到了虎峰山，在“唐家院子”里诗意栖居，潜心创作。他的陶艺作品八十余件

# 虎峰山艺术群落的“圈”力量

入选第十届、第十一届、第十二届、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，获得众多奖项。

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江永亨也在山上打造了界外美术馆，定期举办艺术展览、写生、学术交流等。

此外，四川美术学院庞茂琨、焦兴涛、侯宝川、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张虹霞等也都在虎峰山设有工作室。

“共同的艺术追求，将艺术家们聚集到虎峰山，但他们的需求和动因却各不相同，有的为了创作，有的为了融入圈层，有的则是为了艺术品交易。”虎峰山所在辖区的曾家镇党委书记慕朝辉称。

对于虎峰山艺术群落的形成和成长，他作了翔实的调研。虎峰山之所以能让艺术家“聚”起来、“留”下来、发展起来，主要得益于4大条件：

一是区位优势。虎峰山距离大学城近，汇聚了川美、重大、重师等大量艺术类师生，有“聚”起来的人口基数。同时，虎峰山未被大面积开发，森林资源和生态本底保持良好，没有农家乐的喧嚣，没有“两违”对环境的破坏。“看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”的乡村山林风貌，为艺术家提供了“闹中取静”的条件。

二是经济条件。青年艺术家或者刚毕业学生，收入有限，但有着较大空间和低廉租金的刚需。山上闲置农房空间大、租金低，每年5000元到30000元的租金成本，就能满足绘画、陶艺、雕塑等创作所需，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工作生活空间。

三是管理条件。从2010年大学城的规划建设起，当地政府除了对“两违”管控之外，没对艺术家建工作室进行过多干预打扰，给予了他们创作方面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包容，形成了

天然内生的“艺术家村”。

四是圈层条件。目前，在虎峰山形成的“朋友圈”“艺术圈”已带来群聚效应，给艺术家们提供了创作、学习、交流、合作、交易等平台，形成了较好的艺术生态链。

## 如何发挥虎峰山“圈”力量？

城市竞争，文化是核心，是最大的“不动产”。

尤其，当文化加上经济的“后缀”，就不只是满足精神所需，还能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硬支撑。很多成熟的艺术群落改变了当地的文化、经济结构，提升了地方的“颜值”和“气质”。也因此，在各级政府或民间力量推动下，文创园、艺术村、艺术小镇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建设、发展。

换句话说，重视艺术群落的作用，充分发挥“圈”力量，势必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。

这一点，业内人士感受更深。“回眸·嬗变2022：艺术家画笔下的黄桷坪”展览在美术界曾引起较大关注和反思。该展览展出了庞茂琨、侯宝川、龚玉、钟长清、王嘉陵等知名艺术家的37件作品，包括庞茂琨的《辉煌九龙》、侯宝川的《黄桷坪正街108号》、钟长清的《501仓库》、龚玉的《交通茶馆》等，再现了曾盛极一时的“黄漂”胜地。

“本次展览是希望借由艺术家的视角，展示黄桷坪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艺、城融合风貌，以一本‘图像流变志’，将艺术与区域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呈现在更多人面前，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创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条可参考的道路。”本次展览策展人魏东表示。

在魏东看来，艺术群落的发展，首先要让艺术在所在地欣欣向荣，并渗透进所在地的各个角落，让所在地与艺术产生共生关系，逐渐形成了一种社群与艺术之间自然自洽的默契，支撑着艺术不断生根发芽。

“2021成都双年展”平行展之一的“都市铆钉：艺术群落在西南”展览，探讨了西南地区的艺术群落发展，至今在业界也影响深远。



▲2月27日，赵晓东在虎峰山的工作室构思油画作品。本版图片由记者 尹诗语 摄/视觉重庆

策展人蓝庆伟称，西南地区的艺术群落在2010年以后因地缘性或本土性关系，呈现出一种坚韧的“都市铆钉”面貌，即艺术家、艺术群落、艺术现象及艺术精神的产生和发展，就像一颗铆钉一样，深深地钉在都市生活及都市文化里。而艺术群落的形成、发展，是都市文化中的重要样板和组成部分，具有“从全国共时到地方自生”“从空间群落到精神群落”“从艺术聚集到生态共生”的鲜明特点。

“圈”力量如此强大，那么如何才能让它更加茁壮成长？

“发挥‘圈’力量，既要尊重艺术发展规律，也要尊重市场发展规律。”慕朝辉称，在虎峰山艺术群落发展中，他们更注重在地生长性，充分尊重艺术家多样化的需求。

很典型的一个例子：某艺术家工作室门前有一条破旧小路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担心艺术家出行不便，主动提出帮忙修缮，但艺术家觉得水泥路破坏了“原生态”，反而失去古朴美，修路提议就此作罢。

对于未来发展，慕朝辉表示，他们将坚持“无事不扰，有呼必应”的原则分类施策：

在山顶区域，以杰出顶尖的艺术家聚集为主，继续保持原有的宁静，不过度开发，打造大师工作室和高端艺术空间；在半山区域，以成熟的艺术经营者聚集为主，布局艺术休闲经营场所、精品民宿，开展艺术家驻留行动，打造半山艺术产业集群；在山脚区域，为刚起步的青年艺术家搭建平台，提供就业创业帮扶，建立创作基地，发展文创产业，建设艺术院落等。

此外，他们还将建立健全宅基地使用权和流转制度，避免村民与艺术家、经营者产生直接矛盾冲突，稳定房屋价格，解决青年艺术家的后顾之忧；成立虎峰山艺术家联盟，培育青年艺术家、培育艺术品市场等；立足现实的人文关怀和村民的精神情感诉求，开展乡村美育，以艺术的方式让文明浸润乡土等。

“我们的目的是，让虎峰山艺术群落形成山顶、山腰、山脚立体化发展格局，吸引更多艺术家驻留，培育更多艺术大师，创作更多优秀作品，打造重庆版的富春山居图，成为重庆的艺术原乡和艺术高地。同时，以美育沁润乡村，让虎峰山上的农村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。”慕朝辉说。